

总理喊你

来创业

暨第四届山东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报名方式: 电话:96706 QQ群:464752642

也可下载齐鲁壹点app,注册登录后到情报站提交创业故事。

主办单位: 团省委 省经信委 省人社厅 省金融办 省工商联 省创业会 齐鲁晚报 鲁信集团

朵拉干洗如何攒起10万用户——

## 我们正在改造你的邻居

把邻居变成  
社区合伙人

李梅口中的社区合伙人,指的是有创业意愿的80、90后,他们谙熟互联网,对O2O和分享经济模式有体验,有想法,又想自己做点事,适合加盟到持续转型创新的企业中。

“我们选择社区合伙人的标准就是一定要有责任感,服务意识要强。”在李梅看来,社区合伙人的形式是O2O和分享经济相结合产生的创新之举。朵拉干洗店在济南有47家网点,一半自建,一半采取社区合伙人形式。

“我们可以上门取送衣服,电话微信联系都可以。”鲁能秀秀城朵拉干洗的社区合伙人石小美说。石小美就住在这个小区,也服务这个小区的居民,让邻居们自然而然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

16年来,李梅不是第一次进行变革,对产品赋予温度。2011年,朵拉和中国电信合作成立呼叫中心,自建呼叫中心,自建物流,实现了从送衣服到店里,到打个电话上门取衣。

没有线下支撑的O2O  
是要流氓

在干洗业,有的企业转型互联网做得很彻底,主要走线上,后端下来的部分都是外包,导致投诉不断。山东朵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军涛说,脱离了本质,只是一味烧钱进行线上营销,最后不知道企业去了哪里,没有线下支撑的O2O都是耍流氓。

通过李梅手机,可以看到衣服从收到入厂,分拣、消毒、分类、



朵拉  
济南洗衣  
工厂,员工  
正在对洗  
好的衣物  
扫码。

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从互联网叫外卖,出门乘坐滴滴顺风车,出差旅行时通过在线旅游APP订机票,分享经济的大潮已然到来。

“分享产生新的机遇。”朵拉干洗的创始人李梅说,朵拉成立16年积累了大量资源。现在朵拉要做的就是分享这些资源,和社区合伙人广泛合作,让这些真正有创业能力的人群得到创业机会。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杨兵

干洗、水洗、整形、消毒、包装完出厂等整个流程,不同代码代表不同工序,整个是一套可视的自动化流程。

要实现这样的标准化洗涤,就要有高质量工厂。即便建厂成本再高,自己也要去建。如今,朵拉既做直营店,也做加盟连锁,在全国开了600多家店,山东17市都有,在内蒙古、东北、湖南、广州等地区设有分店。朵拉在济南已经建成1500平方米的洗衣工厂,预计全省将开15-20家洗衣工厂。

如果有一天微信突然  
关掉端口怎么办?

去年朵拉研发了软件,包括APP、微信客户端等,软件还有工厂版,包括工厂物流端和客户端等,16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如今APP在济南已经有10万个用户。

“某种程度上,转型慢也是另一种快。”李梅说,朵拉的软件开

发了比较长的时间,每一个环节都是自己研发和设计的。10万用户嫁接在别人的平台上,自己话语权和主动权会缺失。如果有一天微信突然要把端口关掉,我们企业该怎么做?我们做自己的APP,虽然今天才开始推广,但自己研发的软件用起来不受任何制约,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总是不太舒服,租来的终是要交回去的。

在冯军涛看来,朵拉线上深入到社区,上门取衣,线下建好一个洗衣工厂,洗完之后配送到社区网点,社区合伙人送达给客户,这是一个流畅的线上线下渠道。智能化洗衣工厂不是自建的,对售后服务和质量保障上有提升。

日本洗衣行业有3家上市公司,24万家便民网点,在冯军涛看来,这是中国干洗企业努力的方向。如今看来,单纯靠原始积累很难完成快速扩张,条件成熟后,朵拉会考虑走向资本市场。

CEO

一周财经言论

华为荣耀总裁赵明:  
手机厂商打价格战,你把客户体验放到什么位置

“苹果并没有提出极致性价比的概念,它并不是以低价抢占市场。它的手机应该说在这个行业当中卖的价格最高,但大家还是趋之若鹜,为什么?是它在客户体验上或者在个人情感某些方面,满足了我们这方面的需要。”

——华为荣耀手机  
总裁赵明认为,国内手机厂商为打价格战,把手机成本压到足够低的话,那么客户体验会放到什么位置?

“在研发过程中,从筛选1万个化合物开始,到能够进入临床试验的其实不超过10个,这10个化合物能够成为产品,达到临床并能够成功用于患者的不会超过1个,这是真正的万里挑一。”

——诺华中国总裁徐海瑛说,1万个里面出来1个,剩下的9999个是失败,医药行业的创新,每天经历的失败远远多于成功。

创富荐书



《资源革命:如何抓住一百年来最大的商机》

作者:斯蒂芬·赫克、马特·罗杰斯

两次失败对“山东小盖茨”徐瑞明的启示——  
找准风口才有成功机会第一次失败:  
被美元玩坏了

1988年出生的徐瑞明16岁时开始创业,组建网络工作室。

17岁时,徐瑞明收购了一家广告公司,将公司主营转向互联网业务,主要是为企业建网站,第一年营业额就达到200多万元。当时临沂互联网市场刚兴起,做徐瑞明这类业务的不多,钱很好赚,“如今两三千能做好的项目,在当时都得三五万元!”

2004年夏,徐瑞明参加中国第一届互联网大会,受到美国MySpace创始人布拉德·格林斯潘赏识。格林斯潘对徐瑞明的项目投资人入股,共同成立银光技术有限公司。2006年,公司在美国OCTBB板块挂牌。

2006年正是中国概念股在美集体上涨年代,“当时什么都不用干都可日进斗金,我每天的任务就是乐滋滋地在电脑前看股价。”徐瑞明说。

2007年初,美国遭遇经济危机。徐瑞明所持股票由高峰期数千万美元跌到最后仅值一百多万美元。最后,他被美国股东廉价收购了剩余股份,被迫离开创业公司。这个坐过山车似的过程仅用了1年时间,那年徐瑞明19岁。

“我被美元玩坏了!”徐瑞明说,这个教训让他以后在融资时对外资敬而远之。在他看来,美国做空机构频频发动对中概股的屠杀,充满血腥的资本游戏根本不是他这样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人能玩得了的。

如何把失去的钱赚回来?徐瑞明用半年时间搞调研琢磨市



徐瑞明给  
年轻创客  
讲课。

互联网+风行天下,年轻创客下海淘金,而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生存周期不足两年。“山东小盖茨”徐瑞明创业10年来经历多次业务调整,他提醒年轻创客,创业最重要的是找准风口选好项目。

本报记者 赵清华

场。这一次,他看准了3G牌照发放机会。

那时还是彩屏手机一统天下,徐瑞明还不太了解什么是智能手机,但他是个爱玩手机的人,看好未来中国手机市场,他决定创办一家手机服务公司,用仅剩的500万元创办了机客网。

徐瑞明把精力放在为全国手机用户提供手机游戏和软件的下

7000万部塞班系统智能手机和半智能机中投放了游戏应用,占了该领域20%的市场,2010年公司营业额已超过千万元。

第二次失败:  
错过移动互联首轮机遇

为准确投放手机APP,徐瑞明花30万拿到清科数据和摩根士丹利分析报告。数据表明,当时中国国内手机用户有5亿多,有4亿部塞班手机,以诺基亚为主。

“我们觉得这个群体经济实力不够,手机不会换得那么快。没想到诺基亚说不行就不行了,塞班没抵挡住安卓和iOS系统。”这个判断,让徐瑞明错过移动互联网的首次机遇。

一年多时间,4亿用户消失,傍着塞班系统的机客网遭遇致命打击。此时,徐瑞明仓库里还有两三千部预装完毕的诺基亚手机,“我们投资3000多万元,把游戏应用安装上后,却发现手机用户突然把我们抛弃了。”徐瑞明只能硬着头皮转型。

苹果官方发布的数据让徐瑞明震惊:仅仅一年多时间,苹果应用商店应用数量已超过10万个,每天有5000万美金进账。

这个数据让徐瑞明明确了下一步方向,就是走应用商店这条路。2012年机客网忍痛割掉塞班时代留下的各种包袱,全面向新型移动互联网领域转型,推出“机客助手”等手机管理软件方面的产品。

但这个行业产品迭代太快,上游手机厂商一旦更新系统,就意味着徐瑞明他们要全盘推倒重来,“18天一个小更新,18个月一个大换代,这是移动互联网的摩尔定律。你一分钟都不能放松警惕。”

无名小卒或许凭借灵光乍现就暴得大名,但烈火烹油的盛景可能转瞬即逝。虽然机客助手手机安装量不断增长,但仍不足以进入该领域前五,与机客网在塞班时代的辉煌相差太远。

但此时的徐瑞明已非19岁时被美国资本市场玩残的懵懂少年,他已经知道如何资本运作了,公司先后获得达晨投资等众多基金7500万元联合投资,5年时间估值达到5亿。

现在,又到了万众创业、全民创新时代,徐瑞明也在调整方向。2014年他投资“众创空间”项目,引导年轻人创业。

徐瑞明说,年轻人创业要趁早,但盲目创业必将失败。他建议年轻的创业者创业一定要坚持等风来,这个时间可能是一两个月,可能是一两年,但不能“傻傻地坚持”。任何时候创业都不是一片蓝海,只有找准风口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未来15年,新增人口、中产阶级的扩张不可避免地消耗着越来越稀缺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然而,全球顶尖咨询公司麦肯锡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资源枯竭是一百年来最大的商机。

通过越来越大规模的网络连接,资源利用率可以大幅度提升。比如优步带给O2O平台从业者的启示是,互联网对传统汽车行业的彻底改变在于,怎样更高效地使用汽车,降低闲置,减少拥堵,进而减少汽车的需求量和道路的数量。

“当中国的很多大学,甚至一些中学不断地为了寻求高薪工作,全力以赴拼命时,最起码国外的大学有很多在说寻找工作已经不是我们首要目的,我们培养的是世界领袖。”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执行总裁周成刚说,国外高校的教育格局超越了我们。

“像儒学文化发源地山东,那里已经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古村落了,这样的城镇化稀罕吗?难道我们还再去仿古,再去造一些古村落吗?”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谈到城镇化中的“文化”问题,他认为,断送了文化价值的城镇化是没有前途的。

本报记者 张嶝 整理